



左一為本文作者新藝

Angelina, Erich 帶給我們一場典雅美好的鋼琴小提琴合奏曲

3月23日,星期二晚,我夫婦和女兒有機會去CSU觀看 Angelina Chang 鋼琴和 Erich Eichhorn 小提琴音樂表演,因是教授 Eichhorn 在 CSU 任教了 35 年小提琴,他給大家獻上一場作為榮休的演奏。當晚兩位音樂家的合奏精彩絕倫,整個表演過程配合得很完美。我認識 Angelina Chang 在 2004 年的仲夏時節,其



五年前首次合作演出



由於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締造中華民國,為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國民政府乃於一九四三年定三月二十九日為青年節。

一九四九年自大陸撤退到台灣,為鼓舞士氣,乃於一九五〇年青年節,組織一個青年代表團到澎湖前綫勞軍,由中央黨部,國防部,教育部,各大學和中學,選派代表參加。我在教育部的電化教育推行委員會任幹事,又是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畢業班的學生,正在撰寫畢業論文,俱職員和學生雙重資格,便被選為教育部的代表。中央黨部的代表為代表團長,國防部的總政治部楊隆生為副團長,學生代表包括台灣大學的趙守志,臺灣師範學院的張甘妹,台北女師的劉如蘭,以及師院附中中二的邵世耀等人。邵同學是砲兵司令部伯昌的公子。

我們在三月二十九日早晨由台北松山機場,乘軍用運輸機飛到澎湖馬公機場,于兆龍軍長等代表到機場迎接,安排到招待所住宿。澎湖的駐軍是由山東青島撤退的李振清司令的部隊。當晚我把帶來的電影片放映給全體官兵觀賞,以後的幾天,我們到各地去勞軍,晚上回馬公司令部,晚餐均由於兆龍軍長親自招待,熱誠親切,我們同士兵們一起用餐,每頓的海帶豆腐湯,營養可口,印象深刻。

在我們緊密勞軍行程及辛勞之後,司令部特為我們安排觀光,包括蔣總裁住過的行館,和七美嶼等地,那時澎湖的自然景色,加上風沙,使我想起以後訪問過的新疆和蒙古。

我在此行特別感觸到的,便是看到數以百計的青年男女學生,他們是山東撤退時,搶救出來,成為隨軍子弟學校的學生,他們睡水泥地,吃士兵糧,青春發育,顯然不足,所以面黃肌瘦,原平清秀面容,已經顯得浮腫,甚至變型,我自己也曾為流亡學生,寧無感觸,那時該校校長因故不在,我便對教務主任說,可把困難,寫一封信,求助教育部,由我帶回台北轉交給教育部,我在給教育部的勞軍報告書中,加上我的見證及建議,由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周或文司長在部務會議上提出報告,於是教育部決議把澎湖的山東子弟學校,移交教育部接管,在台灣彰化縣的員林鎮設立一所國立員林中學,讓這些山東學生,讀到畢業為止。

我們在澎湖一週勞軍完畢之後,便乘輪船由馬公到高雄,再乘火車回台北,主辦單位特為



1950年張德光在台灣的留影

六十年前青年節勞軍到澎湖

我們全體團員舉辦一次郊遊到烏來風景區遊覽,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烏來瀑布。隨後各奔前程,六年之後,我到美國留學,學成在美國任教,承聘在印地安納州立博爾大學政治學系任教,為終身職,已四十四年,仍任教如常,其間應請到各地講學或參加國際會議。

我於一九六九年第一次應邀回臺灣參加會議,經過日本,在東京機場接送我的,竟是楊隆生代表,他後來移居美國洛杉磯,成為僑彥,他是畫家,是當地美術協會的會長。承蒙他參加我岳父過世的追悼會,後來我邀請他參加我兒女的結婚喜宴,他已九十二歲,祝福他壽期頤頤。

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三年我應聘到政治大學和臺灣大學為客座教授時,遇到了趙守志,他和針灸專家崔政為社會福利做出了許多貢獻,我又遇見了張甘妹,她已經是臺灣大學的法律系教授,以後又做了臺灣省政府委員,其他的代表們便沒有再遇到,不知道最年輕的邵世耀同學,現在何方。

一九八二到八三年我承聘為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所長是朱炎博士,他在對我的歡迎會上特別提起與我的緣份,因為他是當年澎湖山東子弟學校的學生,真沒想到當年相逢,至今才相識,六年前我應邀到臺灣演講,特地去拜訪朱炎博士,他在中央研究院退休,先後任國科會副主任委員,及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現任逢甲大學的文學院院長,他和夫人仍住在臺北舟山路的臺大教授公寓,女兒在美國深造,其樂融融。

當臺北舉行蔣中正先生百年紀念國際會議時,我應邀參加,提出論文,在李煥先生的宴會上,與來自加州的孫英善博士相識,後來在世界日報上看到了他的文章,才知道他和中央研究院的張玉發院士,都是當年國立員林中學的學生,從這些山東學生的成材,顯示出當年山東將領的遠見,及教育部德政的成功。

我多次回臺灣,遍遊環島各地,就是沒有再到澎湖,我的男孩張安麒在美國國務院及白宮任職之後,外派到台北,於是在臺協會工作,他和妻子廖達玲,和小孩張元華,張元菁四人到澎湖度假,儼如長江後浪推前浪,六十年後,澎湖已非當年風起雲湧的前線,而是今日春光明媚的遊覽聖地,撫今思昔,不勝感懷。

張德光(張安麟之父) 作

家家彌陀佛 戶戶觀世音

中國以前有個俗語說:「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此諺語見於近代煮雲法師的《南海普陀山傳奇異聞錄》而更早之前宋代大中德隆禪師也有類似的「處處彌陀佛,家家觀世音」。

對於一般的佛教徒來說這兩位菩薩是最為人熟悉不過的了。然而在佛教中的諸佛菩薩並不是只有這二尊。在普賢行願品中說到:「一身復現塵刹身」。佛的化身是無邊無量的,即是一個塵刹大小的空間都有不可計量的佛菩薩。如果你在過中國年的時候去參訪寺院的話,大部份的寺院都會在新年的前幾天做佛懺法會,法會中會禮拜一千位佛菩薩的名號。現在除了大部份人熟知的阿彌陀佛和觀音菩薩之外,目前較為人知的佛菩薩即是證嚴上人所尊崇的藥師佛了。

有的人會問說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佛菩薩呢?一個不就好了而且比較簡單。問題就在這裡。我們都不知道我們現在的心是有多麼的複雜,如果你的心中有定見的話,你就不會去問這個問題,而會下定決心尋找遇你有緣的師父或者佛菩薩去修學。佛陀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就已經說到我們有八萬四千煩惱,只是我們從未去靜下心來仔細的觀察我們的心罷了。也正因為我們有這麼多的煩惱,慈悲的佛菩薩才化身為百千萬的形象,不斷的來利益眾生。你難道不覺得這是一件非常感人而美麗的慈悲行為嗎?

我們一般的人總是一種好惡的心,有的人會對藥師佛特別有緣,有的人則是非常的喜歡觀音菩薩,有的人喜歡這位師父,有的人喜歡那位上師。這些都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是在我們的好惡分別心。我們都一直在分別批評外在的現象好壞,即便是學了佛還是一樣,嘴巴雖然不說,但是心裏面總是在分別你的師父不好,我的師父最好。如果我們仔細看看自己的心,你



他席 師傅

才會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把佛法學到學好。不管是任何的師父也好,佛菩薩也好,他們的責任是在向我們指出利益眾生解脫痛苦的修行之道。如果我們沒有把這個學到,對佛法真正在說的是什麼不去瞭解,那麼我們就有一點自欺欺人了。

佛即是心,在我們還沒能找到這個慈悲的智慧心之前,我們都須要佛菩薩的加持以及一位具德和瞭解佛法的師父或上師的指導,當你找到這個慈悲的智慧心的時候,便會瞭解原來我們一直在禮拜或尋找的這個外在的佛即是我們內在本有的這個清明的智慧。

俄亥俄州白玉分寺地址:
3750 West Streetsboro Road
Richfield, OH 44286
(330) 659-0468
如你想詢問有關佛法上的問題者可
email: tashi.tw@hotmail.com
或電 518-227-6238



南无药师佛

慈心慧語

他席專輯